

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

周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私有制、分工和阶级不是简单的单向度决定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关系;交换、分工和联合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应着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联合作为与共产主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分工;异化劳动;联合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64-04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定稿,几经周折,从1847年6月共产主义同盟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共产主义问答》,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的巴黎“修正”草案,最终,恩格斯在同年11月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共产主义原理》。全文共25个问答,在对第20个问题“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的回答中,讨论了“分工”。在恩格斯看来,私有制彻底废除之后分工必将取消,“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现在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1]242},随着分工的消失,阶级也将不复存在。分工,作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中介,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它有着怎样的概念内涵,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一、私有制、分工与阶级

教科书常说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社会的诞生。在漫长的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私有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导致了阶级的产生而且维系着阶级的发展。在私有制和阶级之间,分工是沟通两者的纽带。有怎样的私有制形式,就有怎样独特的分工,因而也就产生怎样的阶级形态。“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2]68}在部落所有制时期,分工还仅限于家庭以及家庭的简单扩展,因此产生的是阶级社会的萌芽或初级阶段;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期,

分工扩展到城市,有了国家与国家、城市与乡村的区别,阶级社会由此真正形成,奴隶和奴隶主势不两立;在封建等级所有制时期,分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依附者的对立之外,在城市,还产生了行会。手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私有制、私有财产到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成一个新的概念:资本。当资本获得支配社会的能力时,资本家为了利润而不惜牺牲一切,这就要求一切服从于资本控制下的分工,进而,分工所包含的矛盾从家庭扩展到社会进而到社会的广泛化。当人的利益分裂进一步加大,这种服从于资本运作的分工便违背了人的意愿,那么人本身的活动也就成了身不由己。因而,产生了两个极其特殊且水火不容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化的阶级,用残酷的历史的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在批判它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77}而无产阶级则是实际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人。

为了更深层地考察阶级与分工的关系,笔者借用马克思“搬运夫与哲学家”、“家犬与猎犬”的比喻进行说明。搬运夫与哲学家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与猎犬的差别小得多,之所以产生职业上的巨大鸿沟,是分工造成的。同一模式,不同意义层次上说,分工

[收稿日期] 2012-01-03

[作者简介] 周丹(1985-),男,土家族,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博士。

不仅造成了具体职业的差别,更造成了阶级的差别。那么,为何分工具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根源在于分工的本质:异化劳动。“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有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4]67}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使存在的人变成非存在。人异己地活着,被迫地去做事,被迫从事于某种职业,所有的行业都牢牢地被资本掌控着,所以这个世界截然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掌握资本的阶级和被资本掌握的阶级。所以,“搬运夫”为何成为“搬运夫”,“哲学家”为何成为“哲学家”,这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而是资本决定的。

从私有制→分工→阶级的模式我们得知,全部阶级社会都遵循这条规律。那么,这种单向度的运动模式何以促成不同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更替?反过来考察,阶级对分工、分工对私有制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作用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到:“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184}把分工当成活动,这个固然清楚,但把私有制看成活动的产品,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其实不然,在这里,就像马克思所说“从地上升到天上”一样,在私有制与分工、资本与劳动这两对关系上,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资本控制工人,工人生产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作的机制,换言之,分工、异化劳动维持着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2]86}解铃还需系铃人,异化劳动保障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激发着更多的无产者投身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中来。同时,马克思还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贫穷只会让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私有制、分工、阶级,它们是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很多现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条件下,资本还有存在的空间,它创造、促进、发展着生产力。可在保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大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力量。

二、交换、分工与联合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必须弄清楚“分工”概念的具体内涵。马克思曾严格地区分了两类分工:第一类是社会内部的分工,第二类是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第一类分工是不同的商品生产部门,生产的是不同的商品,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而实现商品的相互交换。第二类分工是生产同一个商品的不同生产部门,它以第一类分工为前提,第二类分工更能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独特性。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类分工的某一个环节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劳动部门,成为第一类分工的新的具体内容。一方面,不管是第一类分工还是第二类分工,在现代社会都受制于资本,受资本的统治和支配;另一方面,分工、特别是第二类分工表征着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分工客观地造成和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诚然,资本主义社会成就了分工的成熟形态,但是在探讨分工和联合之前,笔者还引入另一个相关概念:交换。交换和分工的关系同样十分特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包含两重含义:第一,交换是分工的低级表现形式;第二,分工和交换相互促进。“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4]134}被异化劳动设定的分工首先是一个国民经济学概念,从国民经济学来看,分工的前环节是交换,它出现在更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交换和分工一样,丰富着私有制的成果,分工作为私有制的诞生物,一开始就受惠于交换。“因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的大小,市场的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4]137},交换不仅促成分工,而且扩大分工。

另外,交换和分工的关系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环节上来说,交换作为生产决定的消费一方和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的媒介,同样受制于生产。在四大环节中,生产居于主导地位,交换的广度和深度都由生产决定。分工直接与生产相关,生产与分工是资本与劳动的具体化、物化。因此,分工推动交换的深化和发展。

讨论完交换与分工的关系,再来看分工与联合的关系。总体上说,分工与联合,一分一合,都是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必然要对工人进行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异化劳动必然普

遍存在。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任何民主、自由、平等都只是阶级内的民主、自由、平等,任何超越阶级的立场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祸根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毒辣的表现形式是不把无产者当人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图景:“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者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85}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力量因为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个人因为自己的爱好、兴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的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要发展人自身,资本也不再控制生产,而是生产支配资本,社会调节生产。那么,这种社会的调节机制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联合。

联合,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既坚持人的社会性,又实现对分工的扬弃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内容的多样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病诟,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于多样化后面的强迫性,用分工来肢解无产阶级,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各尽其能、各获所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计:“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5]联合体总的劳动结晶就是社会的总产品,一部分用于再生产,一部分让联合体的成员各获所需。联合体在兼顾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人的全面解放。

分工与联合,都牢牢把握住了世界交往普遍化的总趋势,但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才是真正主动的,原因在于本质改变了,根基颠覆了。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是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三、联合何以实现

说到底,联合和分工都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联合之于分工具有共产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此联合超越分工、代替分工。那么,在全新的社会

环境中,联合何以实现?这是一个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何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它有着巨大的现实性和前瞻性。

联合的社会组织形式,首先应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为联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资本全球支配,那么,无产阶级的普遍交往已经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法国的工人罢工同样能带动英美的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的联合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世界徘徊。但是,共产主义被普遍公认为一种世界力量并不能就此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一气呵成,现实道路是坎坷的,联合的经济基础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在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具体地促进自由人的联合?恩格斯说:“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人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243}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它帮助人们摆脱分工造成的片面性。联合所希望达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付诸教育。这种全面性包含三个层次: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性、人与人的全面性、人与自己关系的全面性。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要求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和谐统一。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不仅要自觉其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还要自觉到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物质根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4]105}当人扭曲自然的意志、违背自然的法则行事时,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对人的惩罚遵循同样的规律,人类将自食其果。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联合中,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必须同自然本身的必然性相一致。当人从动物中分离的那一刻起,自然对人类也就有所托付,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是社会的人表现为日常交往当中的主体间性。每一个主体的人都作为他者的对象而存在并且与他者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人面对不同的他者,需要转换不同的形式和角色,在转换过程中,人寻求的是与他者的和谐统一;并且,人总代表着一定的社会群体,是一定社会

关系的特定成员,所以常常会引发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矛盾。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在联合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消除,这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消除,也就是阶级的彻底灭亡。只有在去阶级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根除。

最后,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中,不同于人和自然、人和他者。前两者是“我”对外的联系,而人和“我”则是内求于己的联系。在自身内部创造一种和谐,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要求。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本身既是人最大的主体,又是人最大的客体。不管社会发展成什么形态,历史演进到何种局面,人最终关注的还是人本身。马克思把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概括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终到“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这不仅认清了人与自身的矛盾,还勾画了人与自身相和谐的图景。自身内部的矛盾看似简单,实则最难解决,原因在于它超越人和自然、人和他者两方面的矛盾,要求最高又最普遍,是人作为“此在”的一般呈现,是人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

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81}

当代中国正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系列论断是对人类社会发史准确研判。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理解和解读,必须深入到批判资本主义和建构共产主义的哲学理论自觉中去。分工和联合,作为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社会运行的具体方式,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缩短和减轻社会进步的时间代价和现实阵痛。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

[责任编辑:夏畅兰]

On the Divisional Theory of Marxism

ZHOU Dan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divisional theo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arxist theory system. Through studying the classical text of Marx and Engels, the paper points out: Private ownership, division and class are not a simple unidirectional decided relation, but a mutual interaction. Exchange, division and union are both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forms. As one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adapting to Communism, union contain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among people and nature,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themselves.

Key words: Marxism; division; alienated labour; union